

(苏) 柳里科夫 著
陈训明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超越一切时代的
阿佛罗狄忒

爱情的永恒基础

心理功能与爱情

爱情与世界

当代心理的双重变奏

爱情的清晨和正午

探索爱情的永恒之谜
世俗爱情的百科全书

爱情的 蜜与毒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当我得知我的上一本书(《三种吸引：爱情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你们那里一下子出了5个译本时，我真高兴极了。这意味着我对爱情的理解与你们的心理需要、与你们的理解十分接近。可是，当俄罗斯研究家和翻译家陈训明告诉我，他正在翻译《爱情的蜜与毒》时，我却感到不安。

我对你们的爱情文化了解甚少，因此不知道你们会如何对待这本书。你们对它的看法或许会比《三种吸引》复杂，因为这是两本不一样的书。

《三种吸引》犹如漫游一座座矗立在神话、文学、艺术和哲学中的爱情文化山峰，似乎是一些思想最深刻、见解最透彻的爱情创造者们的对话，而该书作者则是作为这场对话的主持人。他集中了关于爱情的

各种观点,把它们结合起来,揭示古老的真理并试图揭示新的真理……

《爱情的蜜与毒》的对话却完全不一样。这场对话首先是由当代人进行的。他们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是本书作者的读者和听众;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们的来信、争论和问题构成的。其中当然也有爱情文化的山峰,但更多的毕竟是生活本身的平地。这或许会使人觉得老是碰到同样的人和同样的问题。

阅读本书不像漫游景色各异的爱情山峰,而是在同一山峰的曲折小径上跋涉,细心观察每一个弯道、每一处坎坷和坑洼。这不是凌空翱翔,而是沿着崎岖的道路徒步行进,尽管有时也登临爱情超凡脱俗的绝顶,潜入它神秘莫测的深渊。

《三种吸引》似乎是一幅爱情世界地图,似乎是乘坐星际飞船和时间列车巡行爱情的星球。《爱情的蜜与毒》则是爱情当代大陆的明细地图,你可以在每一块陆地上不慌不忙地行走,从它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这实际上很有好处,因为这符合本世

纪产生的爱情微观心理。然而这却会使对话变得太琐碎,有时甚至显得啰嗦^①。

有一次,我在一个纺织城的妇女集会上演讲时,收到一个表示愤慨的字条:“这么多具体问题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它们或许对专家有用,但对普通人无益。”我当场宣读了它,于是又传来一张字条:“我们每天都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特别是关于孩子和丈夫的具体问题。了解它们后,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普遍的生活根源,而这些根源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我在本书中说:当代生活是建立在人类心理和生理极不和谐的基础之上。人类若想拯救自己,就得进行一场巨大的心理革命,按照人类天性的规律来改造全部生活结构和全部文明基础。或许,随着心理革命的发展,对于我们心理的兴趣会急剧深化,我们今天觉得是多余细节的那些东西,明天会变成最起码的规范。

① 征得作者同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删去了一些对话和信件。

其实,这场心理革命已经开始,当代人的身上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几千年来,人一直是先物质后心理的生物,物质需要重于精神需要。现在,这两种需要明显易位,产生了一种其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的先心理后物质的人。

在有教养的年轻人和老一辈人文工作者当中,这种易位尤其突出。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将两次印刷的《爱情的蜜与毒》(指俄文版,共印40万册)一下子买光的人,或许就是他们。

不久之前,我的一位朋友——西伯利亚城市克麦罗沃的女教师对我谈起过这样的读者。她有两个孩子:上大学的女儿和读讲习班的儿子。我的这本书在他们的朋友手中传了整整一年,他们一读再读,反复讨论……

两个月前,我同一位35岁的女读者谈了一次话。她才读了十几页,可读法很别致:她似乎把这十几页书看作自己的生命,用它们来观察自己不那么幸福的生活,不断思考自己的生活何以会如此,从而努力

矫正自己的爱情，调整同丈夫的关系。这个妇女属于那类特殊的读者：他们渴求知识，奋发向上；对于他们来说，书籍不仅是精神食粮，而且是生活指南。

然而遗憾的是，当今的大多数读者仍将心理需要置于次要地位。有一位技术界的知识分子，40多岁，很有学问，他对爱情肉体方面的兴趣大于心理方面。不久前，他对我说：“你这本书次要问题谈得太多，主要的东西却谈得太少。忙于工作的人哪有工夫来读这种书！”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许多人没有读这种书的时间，许多人把生活的实际方面看得比心理方面重要，他们要的是另一种关于爱情的书。《爱情的蜜与毒》是给视爱情为生命的人写的。对于这样的人，爱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重大事件，而夫妇生活也不是天天如此的白菜汤。它是为这样的人写的：他们对心理的种种不解之谜兴趣盎然，希望用更好的人类心灵法则来主宰自己的生活。

我国舆论界对《爱情的蜜与毒》的反响

与其说是分析性的，毋宁说是信息性与广告性的。或许，这是因为我们评论界的全部力量都用去关心社会问题了，无暇来顾及个人的生活；或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非常遗憾，我们还没有我所说的“情爱学家”，即全面地研究爱情问题的专家。只有这样的专家才能对本书结合起来的各门知识作出内行的评价。

顺便说一下，《三种吸引》也曾遇到同样的命运。15—20年前，有几个批评家对我说，他们很想写有关《三种吸引》的文章，只是苦于自己知识面不够。

现在请看一下评论家们对本书出版的反应。在看这些反应时，务请记住：《爱情的蜜与毒》是作者三卷本系列著作《大变革时代的爱情与家庭》的第一卷。

塔玛拉·阿法纳西耶娃，作家，家庭与教育问题专家：

“我国向无类似著作。即使是给作者带来盛名的《三种吸引》，似乎也仅仅是它的绪论。

“凡是读到本书的人，都会因其规模之

宏大与构思的独特而惊叹不已。就其本质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爱情百科全书。作者竭力通过合法的婚姻,将理智与心灵结合起来,用知识的代数来验证爱情的和谐。同时,他又注意不破坏爱情的有机结构,不令其火热的激情冷却。

“他把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知识范畴引为自己的同盟军,其中包括心理学、性学、生理学、遗传学、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等,甚至还有宇宙学和生物物理学。”

尤里·阿扎罗夫,教授,莫斯科文化研究所教育学研究室主任:

“这是关于爱情及其当代表现与永恒特质的新见解。作者在若干问题上提出了有关爱情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既有道德、心理方面的,也有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他是用新的观点来揭示爱情的永恒之谜。在探索爱情的哲学涵义时,他说:爱情似乎会把人变成像世界一样伟大的巨人,使之摆脱日常生活,正视涉及生活涵义的重大问题。

“我国从来没有类似的著作。”

最后,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

雨果曾经说过:“40岁是青春的成熟,而50岁是成熟的青春。”我虽然已年过60,但却感到自己正处于“青春的成熟”这一极盛时期,或者如贵国所云:此非朽月,而系正秋^①。

20年前,我因患重病,几乎丧命。战争时期,我的脑袋里嵌进了两块弹片。《三种吸引》出版后,它们逞起凶来,一直弄得我不安宁。治疗反而使我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于是我开始做操、练瑜伽功、跑步。结果,多年来未曾患过病,甚至连感冒都没有。

我本来攻读的是语文专业,从50年代起开始写作。我的第一本书《千百年之后》(1961年)是关于向往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幻想家的。

第二本书《三种吸引》于1967年出版,1984年又出了经过增补的第二版。有趣的是这两个版本都有中译本,其中包括陈训

^① 朽月,九月的别称。正秋,八月。

明的译本(1989,长春)。

我还写过其他一些书,如《幸福的难题——爱情与青年家庭》与《感情的清晨》等。我经过多年的准备,着手写一部关于世界爱情史的系列著作。为此,我搜集了各种伟大爱情文化的资料,其中包括中国的资料。不过,当代的个人生活危机迫使我从结尾部分开始写这部世界史,即从今天写起。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来写成的《大变革时代的爱情与家庭》,似乎是一部关于当代欧洲爱情与家庭的百科全书。它囊括了它们的一切深刻变化,一切重要问题,一切疾病及其疗治之法。

该书由三卷组成,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即是第一卷。其他两卷还未付印,我正在对它们做加工、深化、充实和完善的工作,力求把它们写得更有分量一些。

同时,我还在写另一本书《世界情爱:东西方的爱情哲学》。该书将用整整一章来论述中国的阴阳哲学,论述爱之道的特殊理论、伦理与实践。

社会活动耗费了我许多精力，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活动。这是一个创作协会，其成员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实验家以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各种教育和教学新方法的发明家。协会是两年前成立的。我作为发起人之一，正在为它制定新的战略规划：《近二三十年的教育：科学的教育革命》。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一个名叫“健康与文化”的性学学会，这是一个由性学家、教育学家与文化活动家组成的团体。

我有家室。若按心理学家用来评价夫妇关系的七级标尺，我达到了六级。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没有结婚。因此，我家中目前既没有幸福的孙子孙女，也没有幸福的外公外婆。

不过，我希望二者都会有，并向读者致以同样的祝愿。当然，我还得祝愿读者在本书的波涛中幸福地遨游……

尤·柳里科夫

1991年8月10日于莫斯科

致中国读者	尤·柳里科夫
超越一切时代的阿佛罗狄忒	(2)
走向新的文明	(3)
变革的旋风	(5)
何谓“情爱学”	(8)
爱情是一滴毒液吗	(11)
种种感情的自画像	(14)
爱情的永恒基础	(22)
秘密中的秘密	(22)
既能放大又能缩小的魔镜	(24)
一切情感的主要规律	(28)
凡人与神仙之间	(30)
出自内心深处	(34)
潜意识的伟大作用	(36)
“你即是我”	(37)
心理功能与爱情	(40)
一个新谜的半个谜底	(40)
爱情特异功能者	(44)
老人、儿童和成年人的看法	(47)

再论永恒	(51)
存在效应	(51)
像世界一样伟大	(53)
不幸的爱情	(55)
殉情	(57)
不幸的爱情赐予我们什么东西	(59)
克服痛苦的修养	(60)
爱情中什么是不可重复的,什么是可重复的	(64)
偶然的必然王国	(67)
爱心——待人如待己	(72)
最起码的爱情	(72)
爱情与倾心的区别何在	(74)
利己的利他主义	(76)
利他主义的片面性	(78)
爱情的欧几里德逻辑与非欧几里德逻辑	(80)
小提琴与三角琴	(82)
大海一样的感情	(84)
爱情与“超意识”	(86)
爱情的双重本质及其社会意义	(89)

爱情与世界	(92)
认识爱情的方法	(92)
通往乌托邦	(94)
尼多斯的阿佛罗狄忒之爱	(95)
个性爱情的本质	(99)
骑士爱情	(101)
当代心理的双重变化	(104)
影响的两个渠道	(104)
“家庭恐惧症”从何而来	(106)
基础的变更	(108)
阿基米德杠杆	(111)
“变化爆炸”与感情贫乏	(113)
按老年人的法则	(114)
第二杠杆	(116)
“接触爆炸”与人的个性	(117)
超级城市与大众文明	(119)
何谓个性	(121)
应急弹簧的盲目性	(122)
超负荷对哪些人产生影响	(125)

情感——两个对手的女儿·····	(127)
思想是否会排斥情感·····	(129)
有血有肉与无血无肉·····	(130)
当代爱情心理·····	(132)
个性之爱·····	(137)
夫妇生活的新基础 ·····	(141)
什么样的婚姻比较美满·····	(141)
适应:是对立,还是相似·····	(145)
天上与地上:适应与凑合·····	(149)
忧郁质者的价值何在·····	(151)
缺陷感的泥潭·····	(154)
弱点的力量·····	(155)
忧郁质者的家庭幸福·····	(157)
爱情有哪几种 ·····	(159)
天地似乎会在激情中缩小·····	(159)
柔情、精神性爱情、欲情、病态激情·····	(161)
哪几种感情合得来·····	(169)
浪漫主义爱情·····	(172)
什么样的人才有激情·····	(174)

乌托邦式的感情	(176)
幻想与“俄狄浦斯效应”	(177)
爱情的清晨和正午	(180)
哪几种人不适宜结婚	(180)
倾斜个性	(181)
如何维护家庭	(184)
坚定的独身者	(186)
爱情只有清晨才美吗	(189)
人越复杂爱情就越短暂吗	(190)
自生自灭的爱情	(193)
专一与泛爱	(196)
感情的风帆与意识的马达	(199)
三种无知	(201)
宁要天上仙鹤,不要手中山雀	(204)
感情是靠寻找还是靠创造	(206)
爱情与适应	(208)
文明的选择	(208)
家庭之爱	(210)
爱情与婚姻相容吗	(212)

幸福的基础	(216)
幸福代数	(218)
简单需要与高级需要	(219)
个人兴趣与自主范围	(221)
价值规律	(224)
尊重异端	(226)
家庭靠什么来维系	(228)
靠爱情,靠理智,还是靠盘算	(228)
取决于最初的感情还是取决于性格	(231)
不源于爱情的婚姻是否会产生爱情	(233)
两种幸福	(235)
妻子年龄大好还是丈夫年龄大好	(236)
不同国度与不同肤色	(240)
算命婆的预言可信吗	(243)
适应论的萌芽	(245)
略谈适应规律	(248)
译后记	(253)